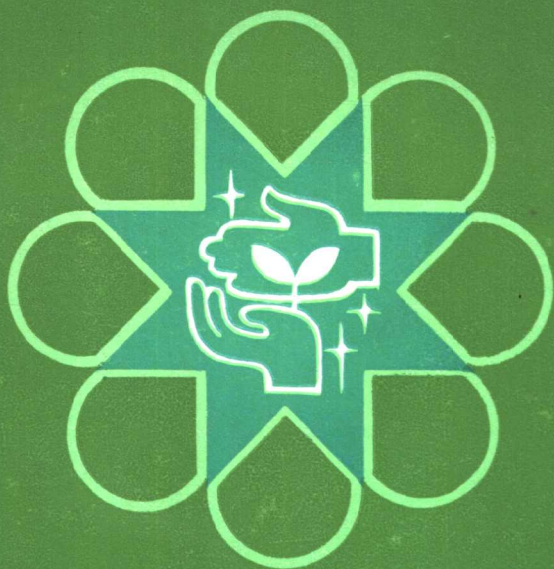


# 寸草春晖



天津教育出版社

# 寸草春晖

本社编



责任编辑：孙致中

寸草春晖

★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 6.76印张 2插页 146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200

书号：7348·70 定价：0.97元

## 目 录

|                     |        |
|---------------------|--------|
|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     | 毛泽东(1) |
| 周恩来同志——一代尊师的楷模····· | 张宝树(3) |
| 刘少奇同志看望师母·····      | 周德民(5) |
| 胡耀邦同志和他的老师·····     | 张振国(7) |

|                 |         |
|-----------------|---------|
| 藤野先生·····       | 鲁 迅(11) |
| 皓首忆童年·····      | 臧克家(16) |
| 我的老师·····       | 魏 巍(20) |
| 两个老师·····       | 萧 乾(25) |
| 回忆我的三位语文老师····· | 从维熙(28) |
| 师傅领进门·····      | 刘绍棠(37) |
| 卖布谣             |         |

——记我的一位小学老师·····高 缨(42)

|                |         |
|----------------|---------|
| 我的老师·····      | 雁 翼(47) |
| 怀念高怀玉先生·····   | 毋国政(52) |
| 我的启蒙老师蒙圣瑞····· | 张 弦(57) |
| 丝丝缕缕忆师情·····   | 沙叶新(60) |

|                |         |
|----------------|---------|
| 我的老师穿花棉袄了····· | 陶淑范(64) |
| 我的第一个女教师·····  | 李 纳(66) |
| 中秋节里师生情·····   | 庄之明(73) |
| 永难消失的内疚·····   | 樊庆荣(75) |

|                     |         |
|---------------------|---------|
| 王老师留给我的幸福记忆 .....   | 杨思河(77) |
| 难忘的启示 .....         | 晓 流(79) |
| 一杆教鞭 .....          | 周碧华(83) |
| 老师，你在哪里 .....       | 闵国库(85) |
| 哼起《小燕子》，想起我老师 ..... | 曹建勋(89) |
| 刘老师，学生想念您 .....     | 袁任耀(91) |
| 老师，您好 .....         | 刘 章(93) |

|                   |          |
|-------------------|----------|
|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 | 杨振宁(99)  |
| 怀念姜立夫先生 .....     | 吴大任(101) |
| 竺可桢——我的恩师 .....   | 崔东伯(109) |
| 我的启蒙教育 .....      | 谷超豪(111) |

####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                    |          |
|--------------------|----------|
| ——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 ..... | 启 功(115) |
| 学知不足忆良师 .....      | 黄 绊(123) |
| 我的老师吴定良 .....      | 公 盾(127) |
| 朱佩弦先生二三事 .....     | 吴小如(131) |
| 读书时际忆先生 .....      | 顾执中(133) |
| 马寅初校长二三事 .....     | 梦 笔(138) |
| 培养人才，保护人才          |          |
| ——忆魏东明老师 .....     | 杨仲子(142) |

#### 程门砚田秋实累 亮节高风树楷模

|                 |          |
|-----------------|----------|
| .....           | 荀令香(145) |
| 记张寿臣先生二三事 ..... | 叶利中(148) |
| 老师的名字 .....     | 方 成(156) |
| 我的老师侯加昌 .....   | 韩 健(159) |

|                |           |
|----------------|-----------|
| 终身难忘育我情 .....  | 李月久 (163) |
| 久远的思念 .....    | 曹慧英 (167) |
| 当我站在冠军台上 ..... | 马燕红 (170) |
| 编后记 .....      | (177)     |

#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

毛泽东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

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 周恩来同志——一代尊师的楷模

张宝树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先生长眠了。家属和亲友都沉浸在深深的哀痛中。有一天，天色灰蒙，阴风凄冷，严公馆一片悲凉寂静，仿佛有一缕无形的游丝在空中颤栗、哀鸣。忽然有佣人通报，“周恩来来了！”大家又惊又喜，这是真的吗？谁也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上下被惊呆了的人们还没来得及迎接，周恩来已经出现在客厅里了。严老一家人对他都是很熟悉的，十几年前那个英秀挺拔，凝重倜傥的周恩来，不减当年风采，而且更加坚毅、睿智、沉勇了。周恩来同志对老师一家表示吊唁和说些劝慰节哀的话以后，要求亲赴墓地致哀，大家考虑他的安全，加以劝阻，但是，他还是去了。

一九二九年，这是风雨如晦的年代，这是白色恐怖最严酷的年代，蒋介石反动派“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笼罩中国大地的年代。周恩来同志闻讯恩师范孙先生的噩耗，不胜悲恸，借来天津秘密工作之机，不顾个人安危，凭吊先师，此时此际，此情此景，谁不为之感动！

周恩来同志在范孙先生墓前，肃立默哀。恩师亲切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一桩桩往事浮现在眼前。

一九一四年，他创办“敬业乐群会”，主编《敬业》杂志，求书于先生，先生欣然命笔，为题刊名。

一九一六年春，全校作文会考，严先生亲自审阅试卷，把他的文章定为第一，并将手书“含英咀华”的奖状发给他。

一九一七年，他怀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伟大理想，东渡日本留学。先生与张伯苓校长出国考察途经日本，在下榻的宾馆约他长谈。

一九二〇年出狱不久，先生慨然资助，选送他到法国留学。当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建并领导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很多人请先生写信规劝，如不听便断绝资助。先生不为所动，并且感慨地说：“人各有志”。先生照样关怀他，爱护他，一如既往，资助他。先生啊，作为旧时代的文人，你未必理解学生信奉的伟大真理，你也未必赞同共产主义，但是你不阻拦、不反对，你对学生的爱护和帮助是无私的，没有成见的，你的胸怀是何等的博大宽宏啊！

.....

阴云惨淡，冷风习习，老树枯枝，荒草墓地，一抔黄土，人世隔离。春天毕竟来了，野草的嫩绿已经隐约可见，柳枝也将在料峭的冷风中吐芽了。先生，安息吧。

周恩来同志对先师一直是意笃情深的，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淡薄。相反，数十年中，总是念念不忘先生的教诲、关怀和培养。在延安，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很多年老及爱国的先生们私底下帮助我们学生，而且没有怀着私人的政治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视察南大时，对南开老同学说：“严先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好人。”在单独接见严先生侄孙严仁曾时，也深有感触地说：“范老一生为人，好象一杯清水纯洁无染，按旧时代的道德标准是一个完人。他在贵州学政时即奏请清廷开经济特科，后来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是一位先知先觉足为后世学习的楷模。”周恩来同志对严范孙先生多次作过高度的评价。

周恩来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早已有口皆碑，荣载史册了；而他作为一代尊师的楷模，也必将流芳千古。

## 刘少奇同志看望师母

周德民

1961年5月3日，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作农村调查。他在旧居炭子冲屋场，会见了不少当地的农村干部和社员。当少奇同志了解到自己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朱赞廷的遗孀朱五奶奶还健在时，就和王光美同志一起特地去拜访了这位年过古稀的老师母。

少奇同志八岁起到离家不远的柘木冲朱赞廷老师的私塾里读书，一共读了三年。当时朱老师的私塾里有三十多个学生，少奇同志是同学中勤学守规而又年龄较小的。朱赞廷家的房前屋后栽了许多桔子树，少奇同志从未乱摘过一个桔子。有一次朱老师特地把三个大桔子奖给这个勤奋的学生。少奇同志接过桔子并未一人吃掉，而是剥掉皮给在场的同学每人两瓣，他自己也只留下两瓣。刚要吃，又进来一个同学，少奇同志就从自己留下的两瓣中给了那个同学一瓣。这行动，受到了朱老师的赞扬。朱老师常说：“守纪律，关心别人，有公德心，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这些话对少奇同志的影响很深。他曾说过：“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教我识字，教我做人的启蒙老师。”

少奇同志这次是在安湖塘食堂见到朱五奶奶的。他热情地向师母问安，和她亲切地握手，询问师母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祝她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少奇同志还详细询问了朱赞廷老师生前的一些情况，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师敬老的高尚品德。

二十三年过去了，少奇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尊师的榜样。他当年看望师母朱五奶奶的照片就挂在“刘少奇同志故居”展览室里。它给千千万万的参观瞻仰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 胡耀邦同志和他的老师

张振国

1982年7月5日，从南京开往北京的一列客车上，靠窗坐着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和一位年近四十的中年妇女。他们总是笑容满面地低声细语，内心似乎有说不完的喜悦。

这两人的行囊很简便，老人拄着一根拐杖，中年妇女携带着一个不太大的提包。他们乘坐的虽是卧铺，但到深夜时分，中年人先入睡了，老年人却还在沉思中。

他，名叫喻科盈，年近八旬，早年当过教师，后任冶金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理化室主任，现已退休。这回他是应一位学生的盛情相约到北京去的。她，名叫喻向明，老人的女儿，是这个院的会计。这次她是奉院党委之命，陪伴老人进京赴约的。

“他这么忙，还惦记着我这个退了休的老人，真了不得呀！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个年头，他还能记住我的名字，真是一位念念不忘故旧的人啊！……”老人时而摸着揣在怀中的信，时而发出感叹之声。喻老虽没有把信打开，但信上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科盈老师：得悉玉体犹壮，健饭如常，儿女都已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人民尽力，不胜欣慰。”——老人默念着。

“我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小学和初中时期其它几位老师，因为这些老师那种正直、廉洁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曾经给了我以巨大的感染力量。”——老人深情地默念着。

“很高兴能在北京见到你。不过此地气候现已严寒，于年事

过高之人，诸多不适。希望你明年夏秋季节来。”——老人继续地默念着。

.....

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他的一位学生胡耀邦，于1981年11月29日用毛笔亲自写给他的。

“我没有忘记你”，——喻老一再叨念着信中那句催人泪下的话，万千往事，一幕一幕地象窗外的大地在他的眼前回旋：

——二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之后，在家乡湖南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教过书。不错，他是我的学生，是学校的高材生。我很惭愧，我对他的帮助太少，可他却把我五十多年前的一点师生情谊还铭记在心……

——六十年代中期，他多次打听过我，我当时哪能知道呢？这些事，都是家乡人后来告诉我的呀！

——十年动乱期间，我曾被挂牌游斗，还有人把我作为重点对象，跑到湖南老家找人查问我。这一查，使乡亲们知道了我的下落。这真巧啊！

——“四人帮”粉碎之后，他又再次打听我，家乡的人民政府终于把我的确切住址和情况告诉了他。谁知他如此记挂故旧，很快就给我来了这封信！

——成行之时，老伴对我说：“现在国事很多，党务很忙，你无论如何不要多花费他的时间，更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见个面，领份情意，就足足有余了！”她说得很对，知足才能常乐呀！

.....

一封书信，勾起老人对万千往事的回想，所以他久久未能入睡。

是啊！在那漫长的岁月，一个学生能如此惦记着一位初中时期的老师，这怎能不使喻老思潮起伏、感慨万千呢！

一夜行车，天已破晓。女儿在忙着检点行囊，老人却不知何

时进入了梦境。她把那只不太大的提包轻轻拎起，却又慢慢放下，是怕惊醒父亲的睡梦，还是怕把包中的礼物碰坏呢？其实包里并没有什么价钱很贵的礼物，只有老人送给学生的一片冰心——四条镇纸石和两枚印章。关于这份薄礼，她是亲眼看见父亲在接到那封来信之后，经过精心设计，利用理化室用过的地层深处的岩芯，亲手磨制而成的。两枚印章上，一枚刻上“建设四化”，一枚刻上“振兴中华”，父亲的一片心意，全都嵌在这两枚石印之中啦！

6日到达北京。师生相会的时刻来临了。1982年7月7日下午三时，他见到分别了五十多年的学生。他们促膝谈心，回忆往事，无拘无束，共叙情怀。

“您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学生端详着老师魁梧的身体，打着手势说：“您大致的轮廓我也还记得，可是现在您的面部变化太大了！”

“是的，你记性真好！半个多世纪了，那时我才二十来岁，现在都快八十了！”

“杨勇同志也是您的学生，不知您可记得？可惜他现在不在北京，不然他一定会来看您！”

“你工作太忙，我不能过多地耽搁你的宝贵时间。”

“老师呀！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我找了好久，能找到的。只有您一位啦！……”

接着，师生从过去谈到现在，从故乡浏阳谈到当今的四化建设。学生还细心地问及老师住房多少平方米，家庭收入多少，退休后晚年生活是怎样安排的等等。老师说：“我身体很好，喜欢钓鱼，下下棋，有时也为公益活动尽点义务。”耀邦同志听后说：“这很好。钓鱼也好，可以锻炼身体！”

在共进晚餐的时候，学生又告诉老师：“您自己做计划，想到哪里看看、玩玩都行，您只管说。”

在中南海瀛台散步的时候，他们走到一条石凳前，胡耀邦同

志说：“咱们在这照张像吧！”于是师生一起照了一张照片。

喻老在北京住了十日，游览了名胜古迹，登上了八达岭的万里长城。临别前，学生为老师和喻向明各买了一块衣料，并设便餐饯行。

临别，学生依依不舍：“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再来！”

老师恋恋难分：“谢谢，我争取八十岁再上一次长城！”

学生还特地告诉老师：“请代向师母问好！”

.....

（1983年12月8日《中国教育报》）

#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